

醒世姻緣傳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古本小說集成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醒世姻緣傳

三
西周生輯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四十一回

陳哥思妓哭亡師

魏氏出喪做新婦

斗皇天怨皇天。已知不是好姻緣。今方罷却纏。

脫花鈿。

戴花鈿。活人那得伴長眠。竟過別船。

右調長相思

狄婆子帶着狄希陳一行人衆。從濟南府鵲華橋下處起身。路上閒話。狄周說起孫蘭姬道。昨日我若去得再遲一步。已就不看見他了。他已是穿了衣裳。正待出來上轎哩。我迎到他亭子根前。他見我去。就站住了。眼裡爭汨。頭上拔下這枝金簪子。遞給我。叫我與陳計好生牧着做思念。說合前日那一枝是一對兒。狄婆子說狄希陳道。你這個扯謊的小廝。前日那枝金耳挖子。我問你。上對

着我說是二兩銀子換的。這今日不對出。誰來了。狄希陳說誰扯
說來呀。我給了他二兩銀子。他給了我一枝耳挖。不是二兩銀子
換的。可是甚麼狄婆子說你別調嘴。這府裡可也沒你那前世的
娘子。我可也再不叫你往府裡來了。我這一到家。我就叫人燂果
子給你下禮。替你娶了媳婦子。你這杌子。要不着個老婆。管着
你就上天。狄周媳婦說。這陳可怕不的大嫂也管不下他來哩。這
得一位利害嫂子。像娘管爹似的。纔管出個好人來哩。狄希陳說
也管不下我來。你替他管我罷麼。狄婆子說。我管你爹甚麼來。好
叫你做証見。狄周媳婦說。怎麼沒管。只是娘管白才。上。兒。不。下。去。
極廟上那個穿茄花色的婆娘。情管也是個會管教漢子的。唐王。

狄婆子問你怎麼知道。狄周媳婦說娘就沒看見麼。他在礪礪上。上朝東站着。那下邊請紙馬的情。管是他漢子穿着靛青布衫。羅帽子。草鑲鞋。那賣紙馬的。只顧挑錢。那老婆沒吆喝。迫你換幾個好的。給他罷。你看。不見我。這晒着哩。麼他流水給了那賣紙馬的。好錢。滴溜着紙馬。往這裡飛跑。着了忙的人。沒看見脚底下一塊石頭。絆了個。番張跟斗。把隻草鑲鞋。摔在陽溝裡。那老婆瞪着眼。罵說。你沒帶着眼麼。不看着走。這鞋可怎麼穿哩。狠殺我。狠殺我。這在家裡。可這們一個大身量的漢子。叫他唬的。只篩糠抖戰。狄婆子說。我見來。那漢子情。管是他兒。狄周媳婦說。這娘就沒看真。那婆娘有二十三罷了。那漢子渾身也有二十七。八。要不就是。

後娘要是親娘。可也捨不的。這們降發。那兒。那兒。可也不依。那親娘。這們降發。就是前窩裡。這們大兒。也不依。那後娘。這們降發。情管只是。漢子。秋婆子。說那漢子。我沒看真。情管是個膿包。好漢子也。依老婆。降發。麼。秋周媳婦。說倒不。膿包。哩。逃。暴。看。兩箇眼。黑。殺。神似的好。不克惡。哩。正那裡。使低錢。那賣紙馬的。爲看人。听見了。媳婦。可。吆。喝。了。兩聲。通像。老鼠。見了。貓。的一般。不由的。就。灘。化。成。一堆。了。原來。這。走路的。道。禮。若是。自己。一兩個人。心裡。有。不如。意的事。家裡。有。放不下的人。口裡。沒有。說的話。路費。帶的。短。少。天。又待。中。下雨。這。本等。是。十里地。就。頂。二十里。走。要是。同走着。好幾。個人。心裡。沒事。家裡。要。貼。路費。充。快。口裡。說着。話。眼裡。看着。景。致。

再走着那鋪路。本等是十里只當得五里地。走到龍山。喫了飯。歇
喫了頭口。不到日落時分。到了明水。狄員外家。裡叫八做了飯。預
備着。從那日。西時。便就在大門上。走進走出。又叫兩個覓漢。迎將
上去。等見婆子。領了狄希陳。來到門上。看見婆子。沒甚怒意。見兒
子。無甚愁容。方纔放下了這條肚腸。狄婆子洗了臉。換了衣裳。正
待喫飯。只見薛教授婆子。因親家婆。自己去尋女婿。家中也不放
心。打聽親家母。尋了女婿。回來。自己特來看望。留住小坐。把那溺
尿。相過那李姑子說的事情。并孫蘭姬。叫去嫁與當鋪的。前後對
着薛親家婆。告訴了一遍。大家又笑。又喜。又說姑子有這等的先
知。坐到掌燈以後。方送薛親家母回家。狄員外催着狄希陳。出去。

見他丈母那裡催得他動。只得叫人合他娘說。叫來喚他出去。娘說你也叫他有臉來見丈母。妾實的我替他害羞。他丈母流水說道罷。七休要催他。我也改日見姐夫罷。送得他丈母去了。方纔又從新大家吃了飯。再說汪爲露自從那日死後。各處去我尋小獻。寶再沒踪影。還虧了魏氏的父親魏才。賒了兩疋白布。與他做了衣裳。又講就了二兩八錢銀了。賒了一付棗木材板。就喚了三四個木匠合了材。單等小獻寶回家入殮。直至次日晚。上他方纔從城裡賸輪了回來。還有兩個人押來取稍。知他老子死了。方纔暫去小獻寶有叫無淚的假哭了兩聲。噴說不買杉木合材。又喚衣服。極異得不好。又喚不着人去尋他回家。一片聲發作。只問說。

誰的主意。口裡胡言亂語的。捲罵。唬得魏氏。再也不敢出聲。只在
旁裡啼哭。恰好魏才來到。聽見他裡邊嚷罵。站住了脚。勾勾開在
耳內。一腳踏進門來。說道。我把這個忤逆禽獸。你老子病了。這兩
三個月。你是通不到跟前。問他一聲。病重了。給了你二三十兩銀
子。叫你買布鞋。裹買板預備。你布也不買。板也不買。連人也不見。
弄得你老子死了。連件衣裳也沒得穿在身上。偏比的這兩日。又
熱。我與你賒了這付板來。尋的匠人做了。這那見得我與你主裏
了事。你在背地裡罵我降的娘。母子怪哭。如今又不帶鞋在裡面。
你嫌不好。幾百幾千。你另買好板。就是把這棗木。材我與他銀子。
留着我用。叫人要擡到他自己家去。這小獻寶甚麼是背服善。一

句七頭撞那個魏才。因彼此嚷鬧。魏才又不與他這喪木材使。這晚竟又不曾入殮。脹得那死尸肚子。就如個死牛一般。霜降已過了十數多日。將要立冬的時候。忽然狂風暴雨。大雷霹靂。把個汪爲露的尸骸震得爛泥一樣。次日清早。魏才領了四五個人。要掘那棺材去。掘到好放。嚇不盡徒弟金亮公來奔喪。知道小獻寶昨晚方回汪爲露的尸首。半夜裡被雷震碎。合成的棺材。魏才又要擡去。魏才又告訴他這些囑罵的話。說金亮公把小獻寶看實。數落了一頓。又再三向魏才面前。委曲解勸。留下這口材。僱了幾個土工。把那震爛的尸首。收拾在那材裡。看了他釘括灰布亭。做了頂三幅布的孝帳。掛在材頭。依了金亮公主意。教他趁熱。

一七出了喪。他又再三不肯舉了五日的旛。倒也還虧魏才家。壓
五個親戚。與幾個不記仇恨。只爲體面的學生。還來弔孝。點綴開
了喪。要收完了秋田出殯。這小獻寶從開喪以後。日夜出去賭錢。
輸了。就來拷逼這個後母。魏氏聽了。魏才教道。一分也不肯拿出。
與他。只說我與他夫妻不久。他把我事上看做外人。銀錢分文也
不肯托付。單上的只交付了前日的那封銀子。我看也不敢看他
一眼。原封取與你了。以外還那裡再有銀子。小獻寶說這幾年學
生送的束脩。進了學送的謝禮。與人扛幫作証。受賄講和。攬奪經
紀。詐騙拿訛。勾扯來那一口。沒有兩數銀子進門。這都不論。只是
爲了宗昭的假書。得過那總數的銀子。難道沒有五六百金一月。

前那李指揮還的本利七十兩。孟長子還的那五十五兩。褚南峯還的那四十兩。這三宗銀子都是經我眼的。這都那裡去了。魏氏道這三宗銀子却是都經過你的服。却是我的耳。躲也不曾經過。他斷氣的時候。誰教你不在跟前。想是他把這銀子不知寄在那裡。望你不見。極得那眼像牛眼一般。只罵你雜種羔子。沒有造化。可惜把這銀子不知迷失那裡去了。你怨的我中甚麼用。我如今同了你到我房中。我把隨身的衣服與鞋。七腳七的收拾出來。另在一間房子住着。你把這原舊的臥房封鎖住了。暗此時就把這件事來做。先小獻寶說你不知從幾時就偷到乾淨。交給我這空房做甚麼。魏氏說我沒的有耳報。是你肚子的蛔虫就知道你。

來逼拷我的銀子。我就預先估倒了。成。我便的。又我陪嫁的。兩箇櫃你娘的。兩個櫃。我連看也沒看。連鑰匙。我還。只見哩。倒是。暗。如今同着你進去。看。七極好。小猷宝。依允。就待進去。魏氏說。這。不好。你去請了金亮公來。借屋裡查點。叫他外頭上。單子。也是個明。府小猷宝。果就去請了金亮公來。合他說了。所以。窓外。與他設了。一張卓。一把椅。筆硯。紙張。魏氏同小猷宝。進到房裡。將汪爲露的。衣服。并那兩個鎖着的櫃。都把鎖來。掙了。脫不了。他娘的。些簪。簪。衣裳裡。邊也還有。兩三吊錢。并房裡的。灯臺。錫盆。之類。都。十一。叫。金亮公。登在單上。魏氏。方把自己的。衣裳。首飾。鞋。脚之物。另。挪到。小東屋裡。居住。汪家的東西。盡情。交付與小猷宝。叫他鎖了門。貼。

了封皮小獻宝心裡起初也還指望要尋出些銀子來。誰知一分銀子也不曾尋的出來。剛比他娘的櫃裡有三千多錢。小獻宝要拿了去做賭博的本錢。魏氏又要留着與汪爲露出殯。小獻宝說就是出殯沒的這兩三千錢就夠了。麼頭信我便了我在另去刮。魏氏說要靠着休另去刮。這殯就出不成了。且留這錢不夠。可把我几件首飾添上。再要不夠。我問徒弟們家告助。高低赶上。七出了這殯。看就候下了這錢。我也不收。央金大哥收着。金亮公道師娘這主的是。該把先生這殯出了。天下的事定的就麼。昨日要入了殯。怎麼被雷把先生震的稀爛。師娘也且休要折損首飾。待我合同窓們說去。要歛不上來。師娘再花首飾不遲。聽說宗光

也。只這儿日回來。得他來更好。魏氏家裡料理金亮公外邊。尚帖小獻玉依舊賭錢。過几日宗舉人從河南回到家來。听知汪爲露已死。次日交了服。拿了紙錄來到靈前弔孝。痛哭了一大場。請見了魏氏。叙說了些正經話。魏氏說要赶五七出殯。止有三兩多錢做主。別的要仗賴徒弟們助濟。宗舉人說這也容易。糧食是家裡有的。師娘且把這三兩多錢揀要緊的置辦。別的到臨期待俺們處開墳。也用不多錢。脫不了有前邊師娘的見成洞子。何況是先生手裡有錢。可往那裡去了。只在我手裡刷刮了。就刻三四百兩。魏氏說他怎麼沒有錢。他也爲我絕來。又爲我年小。凡是銀錢出入。拿着我當賊似的防備。瞞着我爺兒兩個。佑倒昨日病重。

了。不知誰家給了一封銀子。從前以往。就只過了這封銀子。到我手裡。我見他着實病重了。遙地裡尋了他兒來。叫他買几疋布。買付板預備他。七兒還說我見神見鬼的。誰家沒個病沒的病。七兒就死麼。後來不知怎麼又轉了念頭。說我說的是。我還待把這封銀子問他。聲給他。他兒說人已病的這個樣。還問他做甚麼。我原封沒動。拿出來給了他。同着拆開秤了二二兩。他拿了這銀子。一溜烟去了。布也沒買。板也沒買。又沒處尋他。只得俺爹遙地裡。除了兩疋布替他做了兩件衣裳。做了這點帳子。除了這個。聖木。材那几日。天又倒過來。熱等不見他來。不敢入了。臉發變的滿街滿巷的氣息。等到第二日。掌上灯。斧刃裡來了。叫喚了兩聲。

片聲的說不去尋他做的衣裳又不齊整。買的板又不好。只是問誰主的事。可上的俺爹來到。聽見了說了他几句說嫌材不好。脫不了還沒入殮。你另買好材。把這材擡了去。留着我用。又沒入成殮。到了半夜裡。促風暴雨。那雷只做了一聲的响。把那尸震的稀爛。虧了清早他金大哥來。員成着入了殮。一个老子病的這們樣。看你可也守他。守他可也有句話囑付你。跑的山南海北的沒影。手臨那斷氣等不將他來。只見他極的眼像牛一般。情管待令他說甚麼。如今有點子東西。不知汝陵在那裡迷。初門了。宗舉人辭了魏氏回家。金亮公拜他商議。問同窓告助的事。宗光伯說這先生待徒弟也感不出叫人助來。只是當啗兩個飲他們罷了。師娘